

杨梅罐头里的旧时光

□陈金裕

周末去象山黄避岙乡的大林村，老远就看见路边摆满了一筐筐紫红紫红的杨梅。今年是“大年”，果子便宜，十几块钱就能称上一大袋。

村口一户人家院门敞着，主人蹲在檐下做杨梅罐头。大蒸笼摆在土灶上，白汽一阵一阵地冒，裹着甜津津的气味。旁边堆着几只洗得透亮的玻璃瓶，瓶口的水珠在午后光线里一闪一闪。这景象忽然让我停住了脚步，恍惚觉得小时候外婆家的灶间，也是这个气味。

杨梅是水果里头最“短命”的。摘下时还好好地，到家便蔫了头，搁到第二天就淌水。成熟不过十天半月，得赶紧采摘，稍一迟疑，一年的辛苦便烂在枝头。

可那满树的杨梅，长得何等好看。先是鲜红，再是深红，熟透了便发紫发黑，好像把整个夏天的热烈都收在这一颗小小的果子里。我站在院门口看了一阵，主人家招呼我进去坐。是个40来岁的妇人，手脚麻利，一边忙一边用象山话跟我说话：“介忙的辰光，你自家坐，莫见外。”她说今年杨梅结得多，卖不完，便把老辈传下的法子使出来，做成罐头存着。海边人最懂“存”的道理，把丰年的一口鲜留到歉年去享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智慧。

妇人把洗净的杨梅用盐水泡过，晾干了，一层杨梅一层冰糖码进玻璃瓶，浇上开水，盖上盖子，上笼蒸12分钟。火候要讲究，大了杨梅会炸，小了又不入味。她就坐在灶前守着，神情认真得像在伺候一个睡着的孩子。蒸笼里的汽慢慢透出一股淡淡的红来，一点一点渗进汤汁，把整瓶水都染成一汪胭脂红。我想，这不就是给杨梅施了个“定身术”么？

宋代诗人方岳写杨梅：“众口但便甜似蜜，宁知奇处是微酸。”世间好东西大抵如此。一味地甜到底反倒生腻，偏偏是那一缕微酸，把味道的层次撑开了。就像人生，太顺遂了反而平淡，有些遗憾、有些酸楚，倒让甜的日子格外珍贵。

可罐头的杨梅，终究少了鲜果那股扑面而来的野气。鲜杨梅咬下去汁水四溅，整个夏天在口

腔里炸开。罐头杨梅是温吞的，是被驯服的，失去了一些，也得到了一些。失去的是鲜活的锐气，得到的是绵长的耐心。像一个人，年轻时锋芒毕露，后来被生活慢慢炖熟了，棱角圆了，可里面的核，还是那颗核。

这让我想起一件旧事。幼时邻家有个姐姐，每年夏天都要做杨梅罐头，做好了便一瓶瓶码好，送这个一瓶送那个一瓶。我们小孩子馋得很，等不到凉透便要开瓶，被她斥回来：“急什么，让它慢慢浸着才入味。”后来她嫁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再也没有回来做过。只是每年6月，我还会想起那些玻璃瓶排排坐的样子。被封存起来的，何尝只是杨梅呢？留不住的，才叫念想。

灌好的瓶子码在竹筐里，等凉透了便收起来。妇人说能存好几年，想吃时拿一瓶，冰镇了解暑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一片红彤彤的瓶子，忽然觉得那真是一种朴素的奢侈，把6月的阳光、酸酸甜甜的夏天，全都装进瓶子里，留到冬天去享。象山海边冬天冷，西北风刮起来，这时候开一瓶，舀一勺胭脂红的汤汁含在嘴里，6月的热气就从舌尖漫上来。这哪是吃东西，这是把日子倒着过了一遍。

从汉代的盐渍到晋代的酿酒再到如今的罐头，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跟时间周旋。杨梅固执地不肯在人间停留半个月，人们便用盐、用酒、用糖水、用玻璃瓶，跟它商量：你再待一会儿吧。

没有什么能永远留住的。可每一年的6月，杨梅还是会红遍山岭，还是会有人蹲在灶前，守着蒸笼，把一颗一颗的红装进瓶子里。这便够了。潮水退去还会再来，杨梅落完还会再红。人就是在这些来了又走、走了又来的事情里，慢慢老了，也慢慢懂了。

手里的瓶子还发着热。透过玻璃，那胭脂红的汤汁里浮着几颗暗紫的杨梅，安安静静的，好像在做一个很长的梦。梦里大概也有6月的太阳，有灶膛的火，有一双麻利的手，和一句“急什么，让它慢慢浸着才入味”。

那一年的杨梅季

□清宸

岁月流逝中，记忆里的很多东西往往是留不住的。它们会自然而然地模糊，甚至于消逝。当然，也有例外。回想起来，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也是这样的夏日，也是这样满山红遍殷殷果实的杨梅季。

人么，总会有点爱好，我很喜欢戏曲。一众戏曲表演艺术家中，最崇敬越剧大师王文娟，后来还真正有幸结识了她。那一年，她应邀来参加余姚的“杨梅节”，事先在电话里告诉我：可以借此机会见个面。

可好事多磨般，当我再联系她时，她的手机打不通了。彼时的我二十挂零，毕竟年轻，悲喜的情绪起落跌宕。加之越是挂念，越易胡思乱想，所以满脑子：她怎么不理我了？她没听到电话铃声么？她另外有事，不来了……我将一个文科生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就在我无比沮丧地坐在王老师要下榻的宾馆大厅里发呆时，窗外出现了熟悉的身影。王老师的目光似也在寻找什么人。一见到我，伸手相握，并说出了句叫我在承受不起的话：“真对不起，你等着急了吧？”原来，她的包放在学生那里，而学生上了另一辆车。她想着我一定会打电话过去，也很担心：“小朋友打不通我电话肯定要难过了！”但我早把前一秒的忧愁抛至九霄外了，满心念叨着：您一个大艺术家，真不用为这点小事向我道歉！可王老师就是这么个人：坦诚，和蔼，谦逊，朴实……

大概是主办方考虑到徐玉兰、王文娟等几位老艺术家上了年纪吧。杨梅采摘地的地势不高。王老师那年已过古稀，但“玩性”蛮大，到了山前，兴致勃勃。那天起初下着小雨，我给她撑伞。她发现我简直是把伞全遮在了她头上，责怪：“你给自己也遮点呀！”我说“我没事儿。”她突然笑着压低声音对我半开玩笑道：“我戴的是假发，里面头发淋不到的。”说罢，就把伞往我这边推。

摘杨梅，你需仰头，伸手，同时留意脚下，否则容易翘起。虽然王老师长年在舞台上演戏，身体平衡度好，体能远超同龄，但我的心思根本没在摘杨梅上，而是半看半护着她。不多时，她摘了一篮子杨梅，挑了几个特别好的，递到我手里：“吃呀，新鲜，蛮甜的！”她的平易让我感动。眼前人可是在银幕上塑造了“林黛玉”形象的大艺术家呀；是



王文娟年轻时戏装照。(资料图)

越剧“王派”的创始人；是在上海经历过日伪时期，解放时期，包括后来的文化动荡，剧团改制的老人！尤其令我感慨的是：在她明澈的眼眸中，我竟看不见什么岁月沧桑，唯见“真诚”二字。

杨梅又大又圆正成熟，摘多了后，手指便会沾满殷红汁水。我怕她不小心将之碰到衣服上，搞得红渍点点，便催她：“王老师，咱们摘好了，找个地方洗一下手吧。”

接着，好玩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她真是会在生活细节中发现，或者说自行创造小小趣味的人。山脚处有个水槽，但水龙头没固定住，水管耷拉着。一个人洗手时，需另一个人帮忙扶着水龙头。王老师拿起水龙头，拧开，见出水正常，水流干净，便示意我：“你先洗。”长辈发话，不好推辞，我乖乖搓手。然后她开始逗趣了：将水龙头绕着我的双手，全方位冲了一遍，煞有介事地“自我标榜”：“阿拉服务周到伐？冲得清爽伐？”她略带越剧韵味的沪普独具特色，把我乐得不行，就觉：这老人家分明内藏了一颗不混的童心么！

从山上下来，与之告别。她硬要我带回去一大筐的杨梅，我恭敬不如从命。后来的二十年间，我和王老师又有多次接触。可惜她2021年8月驾鹤仙去……如今，杨梅又红，想起这段珍贵的回忆，顿觉物是人非，多有伤怀。也许我不该太过凄然。因为脑海中的王老师，总是那么乐观积极。恍惚中，我仿佛又见她在杨梅林内，欢颜舒展，笑语翩翩……



AI生成图